

T 4664.7/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卷之六十一

雜錄二

早正奸臣誤國以夫任事大策疏 沈鍊

臣觀莽歲逢庚犯順得利而歸適又陽言入 貢臣

懷故智效履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大

師必欲棄時以興北伐此固 天地神人之所共

文武群臣之所傾軀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身其今 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

聖不足乎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者

賜賞家貲至今年秋前討賊為朕公以公其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六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權姦類二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 貢陰
懷故智致厯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

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 天地神人之所共憤
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
筭方今 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
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

人人盡言欽此 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

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高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力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

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高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 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

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

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自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叅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旣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

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
除此三人者雖曰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
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
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襲之失事
乎迺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
然虜賊之稱 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
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
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
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
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
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
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
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勅下廷臣
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
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
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
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
之至

嘉靖三十年正月初八日題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
厯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
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

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勵之誠先事預

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
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

默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
委質爲臣身非已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

之備在於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
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
嚴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內
勲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
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叅遊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
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
物尚難數計蓋不如是卽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
衣糧則剝民膏血而來也故高每歲四季遣家人數
千輩回籍樓櫓坐船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冒支關領
沿河驛遞州縣望風承順高輔政十年不爲不久不

爲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剝日甚一日釀
成虜患其所由來漸矣而高猶泄泄焉自爲得計日
肆欺罔臣嘗計高往歲叅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
自表云寸絲尺帛不敢收受門下羅雀等語萬目所
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
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
况身居元輔世受皇恩如高者尤宜食不下咽寢
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
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畏薊
州總兵羅希韓奉旨拏問高子太常卿嚴世蕃接

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尅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爲京師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尅軍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爲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卽邀爲已力而預索顧布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吏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

卽爲註撥而預受盛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臨勢托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目故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瀆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嵩節蒙 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克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罪賂遺請托之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柰何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賄囑

李鳳鳴郭琮爲之不知嵩之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以來嵩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又潛自直所出私宅看發文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卽世蕃衆多之妾媵今潞河樓船一十三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船封職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又聞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洶卽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已得矣如君父何負天地罔極

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之心何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蕃狡鷲擅執父政諸衙門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後聞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懽心而緘其口卽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

論嵩者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人
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卽目覩
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
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
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毒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
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
備加詢訪指實叅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早賜
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剛總攬於清穆之上
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司庶
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

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

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精忠神筭之將
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死而已况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
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大臣不正而欲責小吏之
廉必不可得文臣愛錢而欲責武臣之死亦不可得
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有
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
權於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
死無悔憾緣係奸貪輔臣欺 君誤國懇乞

宸斷特賜罷斥以清治本事理未敢擅便謹奏請
旨

督臣欺橫不法亟賜罷斥疏

陸鳳儀

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內外臣工
罔不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
皆出自 聖斷卽有擯斥不使廁迹於 治朝此

誠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有得以肆然一方長惡不
悛未及去焉是共驩倖容于堯舜之時而地方之受
其害者何限也 臣等待罪戶兵二科事干錢糧兵馬
有所見聞不容隱默竊照總督浙直福建江西等處
兵部尚書胡宗憲才不逮于共驩而兇則過之握兵

八載于茲不思盡瘁竭忠以報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 上罔下蠹 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數其罪也 臣等不暇他舉姑撫其前後數事大為公議所不容者試一一為 皇上言之前者海

賊王直本與宗憲同鄉素相識善受其贈遺軍前所用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皆賊人姦細先于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倖脫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船六隻入寧波府岑港約眾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燬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

降為名按兵不擊反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百金以上叅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甚為扼腕嘆憤賊住港內半年彼此交質往來無忌總兵官盧剛亦親造其舟飲宴屢夕而返宗憲乃預為賊地具奏乞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王直遂挺身來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揮乘以肆驕任其自便略無防禁此果何為者耶幸賴我 皇上明見

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使寬之在外蓋欲陰令逸去而諉罪於該司也該司覺之不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一
刑而三千之衆竟逋天誅人心憤憤無所於洩誰之
咎歟而猶拚以爲功叨竊 殊恩橫行胸臆自立報
功廟于吳山塑像其中飾虛侈繪廡壁比於燕然勒
石不以爲羞果何以慰衆望而服人心也哉此宗憲
之欺天冒功大罪一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矣宗
憲屢奉 明旨親詣會勦然竟不聞過江西一步延
至十二月始爲一出徒逡巡觀望於衢婺之間所過
縣驛每于夜半取辦海錯珍羞稍不前輒筆斃吏卒
無數其驚懼而自盡者不知其幾矣彼何時也乃泄
泄然自恣如是耶使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

臣併力則前賊何從而殲也卽今福建盜賊尚爾紛
紛興化福州之間皆倭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爲經
略未能盡殄亦不聞宗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
却乃晏然杭城府第日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或
集客遨遊西湖之上則以兵爲戲自城門直抵湖山
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爲觀美軍中有能彈射一禽
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託稱痰火養重不出其視福
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爲意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
科屢促之親往福建乃不得已于今年九月二十二
日始離浙省猶復逗遛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

又貪天功爲已力耳然則前日之明旨屢下豈宗
憲皆未之聞也此宗憲之違旨玩寇大罪二也浙
江自倭寇爲孽錢糧除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山場
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兩名曰軍需是固不得
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宗憲乃大肆侵蝕於其間主
客各兵徒張虛數支銷案卷莫可稽查已經給事中
羅嘉賓御史龐尚鵬查盤糾劾計其冒破侵剋入已
每歲當不下十數萬矣爾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
滄浸民不聊生加派無已而侵費益廣宗憲之自爲
身家計也誠厚矣然其如民命何哉故兩浙素稱殷

阜乃今則富者貧貧者逃且相率而爲盜矣前春夏
間衢婺嘉湖之民十百成群白晝搶掠若更削而竭
之以積總督之銀山而填宗憲之慾壑臣等切恐寇
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內張璉林朝曦之事不可鑿乎
此宗憲之剋剝爲害大罪三也夫加派有四十七萬
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省解到軍餉銀兩直隸一十
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兩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
并河道等處亦幾百萬軍門徑發批回銀兩貯之杭
州府庫以心腹寄之知府李景華不用牌票惟口傳
取用此銀係四十七萬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

科道查盤所不及者也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銷其與李景萃通同乾沒無疑矣又曾發銀二萬兩付鄉宦嚴中茅坤買綿以賞倭爲名求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銀盜匿入已竝無買綿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矣况又任二人者之侵盜乎蓋其託爲軍前贊畫者皆敗名險行趨利附勢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淫逸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蔣孝如呂希周如田汝成皆游舌握槩出入軍門競爲奢僭重費供給蠹財害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糜費

無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段疋所以供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六錢宗憲妄爲尅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解一百兩名爲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李一元扣解稍遲卽以怠忽軍機叅論則各府孰敢有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兩卽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造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戶必得銀兩足數庶幾織造可供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疋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革此宗憲之侵欺

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富有常俸又有廩給宗憲
久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大送修費亦已
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驛每歲爲計處軍門
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
九十二兩八錢又杭嘉寧紹台溫六府每府各派銀
八十兩金衢嚴處湖州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
通計各府派解共銀八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
相等皆以供應軍門除省城不計外據各府各驛派
解每歲供應共得銀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一總
督之官既有省城之送供而又派之三十九驛既有

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倍取之於十一府是何供應
之廣也不獨浙江爲然今直隸江西福建各亦解供
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何堪此其所差舍人徒步人
等到驛每口糧一分折銀二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
林驛以此大書木屏宗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
也蓋已身爲剝取之事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
故驛遞自南至北皆被此輩朋合嚇詐所執皮套火
牌不令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該應廩糧若干馬匹
若干任意細打勒騙若干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
使然貽害不小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官爵

之命出自 朝廷總督雖專制一方命官豈得而擅
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名器之不可假如
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五十兩與之把總張
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園一片而授之指揮他若
承差章廷桂先在温州打死館夫已革而不用矣後
以指揮戴冲霄引進卽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
其管領指揮祝夢麒納銀八百兩收貯賞功所爲似
公矣次日取進私室給與把總劄付四道僉總劄付
一十六道隨賣與龔十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憲亦
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夢麒如此賄入劄出如持左券

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帶者無慮數百皆爲假虎之
狐張威挾勢生事害人詐取財賄悉以歸之宗憲此
則賣官通賄大罪七也又如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
飲酒淫樂者也近日輒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爲私
宅宗憲竟不念軍務重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
乃輕徇茅坤之求茅坤遂圈圍廠界占爲已有該衛
軍士皆號呼曰 祖宗以來有此官廠一旦送人
將來何處造軍器也此則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
隸督府本爲地方防禦而設其他不宜調用亦明矣
上年夏間宗憲親男前往直隸應試乃發壯兵鏡手

一百餘名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返至崇德與鄉宦余田家僮爭妓克闖致被妓婦懼拏自縊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槩拏所爭無辜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加網打八十當時殞命者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松力爲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所伸雪矣今年六月內強盜四百餘輩搶劫宗憲本家亦聞有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輒差指揮張曉統帥神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 朝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爲門子報讐何軍門之自便如此也此

則其私自調兵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爲先雖在卑冗無敢踰越總督具瞻豈容蕩廢宗憲聞杭城鄉宦洪梗之女有殊色密託罷閒中書葉彬通意使洪梗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內與女相見繼卽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款竟不顧部民娶之爲妻洪梗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奪人田地財物氣燄熏灼自藩臬諸司以下無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夷來住之妻娼婦也每令進府通宵不出或迷留浹旬出則重以金銀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部下健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冲

霄暗報常取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爲宣淫之地
矣此則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叅照總督浙直福建
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謀無比貪縱異常海
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閩中養亂敢於 明旨之
抗違志怠於官成而恣意宴安何有靖共之節權專
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略無臣子之忠剝數省以實一
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
憤難平任險詖以爲幕賓積蠹滋甚鬻名器以張鷗
翅播虐無窮軍廠作送人情奉公之義何在官兵調
充私用守法之戒奚存沉酒色之酒淫極衣冠之

褻官常大壞臣職盡隳負國殃民莫此爲最此天下
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目之蓋不可使之一日復居
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勅下廷

臣再加查訪使 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實是誣
忠爲欺將 臣等坐以重罪以爲言官妄指之戒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罷斥另推
資望相宜忠勤公慎者以代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
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

亟處奸惡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 張翀

臣自幼讀書知君父之恩大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邊報甚急錢糧空虛至屢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

虜之宜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徒

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已之死既不敢言臣又

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 君父

之恩時事之急何哉迺敢焚香具疏瀝陳血懇誓布

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

甚專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可謂極榮遇矣大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况又恣行貪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於嵩所致為陛下陳之何謂邊情之所以急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

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乃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陞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託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得以蔭子戕殺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耶

臣竊謂嵩不能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
爲也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
者取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
軍需而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哉
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豈肯
取之私家必至剋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
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
安街卽見嵩門下無非邊鎮承差齎餽絡繹日以十
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
嚴年卽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

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
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

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
竭四方安得不窮也臣竊謂嵩不能雖有善理財如
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
矣使爲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

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才又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
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爲紀綱所在
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
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害人罔所不至

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腐如蛆吮穢或在內也則
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
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
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
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
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
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爲國愛民憂時耶臣竊謂嵩
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
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
矣今皆爲其所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

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
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
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
其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
敢言也旣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克惡無所顧忌
忠義之士安得不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嘗讀
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真
犯順于是歐陽修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遂
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士大夫賀于
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夫退一巨奸使

皇明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
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
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卽堯舜禹
湯文武不能過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曩者
亟黜奸臣趙文華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
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爲太平盛事今
蒿者又文華十倍斂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
者也況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
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惡速加罷斥則不
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 臣言不謬卽 賜罷

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
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
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 臣區區之念惟
知報 主與蒿素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况 臣孤
身萬里抱病且久少加譴責卽性命不全母老妻幼
流離異鄉豈 臣之愚不及此哉但思古人忠君愛國
凡有益於社稷雖捐生爲之 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
恩爲重平生之學爲重而不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 臣之心赦 臣之死罪 臣不勝悚懼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

乞察姦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來

連日伏覩

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

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舉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

尅剝軍餉以餽執政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

與之交結通同上欺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

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必復發臣

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之謂上負天子也臣

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耻宋臣呂蒙正尚

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職之盡人問其故直

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年已羣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唯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寫干預 國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未下先以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嵩曾對_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_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卽有一二謀及宰執嵩宜自竭

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萬家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卽不論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牀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爲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卽世蕃爲之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伍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爲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俛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卽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燈乞要久任蓋指克廉

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

也何功可錄而三陞其子旣送監讀書又爲錦衣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矣臣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陞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破陛下之所

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陞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純面折其事今御史萬民英言其鑽刺結

援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
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濫
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高高因以誤

陛下也夫為 朝廷弭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
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
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為賄賂之行可以免罪
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蔭子亦何難於剋軍民之脂
膏以博顯榮而復樂於任事任難以為 朝廷圖久
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曷其難必須自
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効以

聽其罰於 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
之恩今日陞官明日蔭子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
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
類任其倍尅而又酬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
以為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
由於軍民之窮軍民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
由於謀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
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
金今嵩之貪污不比楊溥而世蕃之狠暴過於楊因
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絕其果

皇日考正英金 卷之六十一
何所從來哉萬家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
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
衙門提證如果 臣言不謬將高放歸田里以存 國
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
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於南
倭北虜無難矣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

貪橫廢臣欺君蠹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
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
私而廢及其子若孫焉復爲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
亞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爲之臣
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
也而况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爲之切齒痛
心也乎此 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
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
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

爲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
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
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
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
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
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其缺銀若干群衆相競則價
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
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
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
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

項治元者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
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
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
論置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
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
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
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
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
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
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

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
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
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
此輩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
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柰何不取之民而誰取
乎夫卽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
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畧
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
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
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

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
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
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
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
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
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
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
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
蕃贖貨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
例應回籍荷蒙 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 綸音

留以待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
夫爲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
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
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
酬倥傯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
前酣飲竟夕今日已盲而儉心不悛昔人謂求忠
臣于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
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爲心
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
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

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

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

天旱奉 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斥降者

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

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

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取及之耳比臣待罪行

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

死而緘默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叅

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

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開請託之門汗同狗彘

皇明孝宗皇帝 卷之六十一
陰塞忠良之路狼似豺狼項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遞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王食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

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齶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

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爲奇貨一路恣意需

索郡邑因之聲囊逞錦衣官爲近臣百官極力承迎
豪傑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
併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忠 洞察逆
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加之顯
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爲臣子
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
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
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
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

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
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題

申途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

誅幽明之所同情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敬陳其概上瀆宸聞仰荷聖明洞察專

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

江西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

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爲民除害造福誠願萬壽無疆臣因備詢

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

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龍文爲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窮竄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高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四

方之亡民爲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總

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間閭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汗襪網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

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爲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爲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竝收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攀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殺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

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鄆良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樊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陪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勸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

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
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鎧也被嚴珍
之害者黃衮也被嚴二漢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
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
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鑾也被
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
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
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
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
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

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
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
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
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
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殆甚于當日
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閩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
貲蓄威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
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於在朝
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典模妄懷異念今籍沒其
府則有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

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模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模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模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賊回至吉安地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途之門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模又何異于錢寧減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模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 宗社之憂而中

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荐沐厚恩猶懷異念况今怨望于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之逃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斷傷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高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雍二月

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陛下乎既而伏蒙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矣嵩又恬不爲恠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之欺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冒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

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之欺陛下乎向日在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皇上家中之事

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

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
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
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
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
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
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
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提查革
仍乞 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 勅前
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典刑以謝

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
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則不啻千萬
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迺軍嚴鵠等
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
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
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
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
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迺散流離者接踵
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
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

皇明孝正類金 卷之二十二
一俱爲處分母畏強禦要在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
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
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臣
僻遠孤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
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嘉靖四十三年 月 日題

昭國法以絕禍本疏

林潤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
以爲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軍籍歙縣藏亡匿
死迹涉可疑臣隨客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據本
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
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拿詎意龍文擁衆自衛
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
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
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
伏蒙 聖恩寬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克軍爲二

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
怨望蔑視 國法竟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
公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爲險去縣
五十餘里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耀居常則擅着
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
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黨矣世蕃之暴橫
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爲訕毀或縱爲淫樂或奪
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爲甚聞鄉里
含冤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爲名聚
衆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

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爲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
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夙著
於平時狂兇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
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况其交結
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與夜聚曉散而
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爲哉 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
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瀝以聞伏乞 勅下
法司詳訪如果 臣言不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
差校提解或行各府籍撫按嚴拿竊恐 臣已發覺二
犯必聞風暫赴該處仍乞行各着伍所在撫按嚴督

歷京究問明正典

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絕

而朝野寧謐矣

嘉靖四十三年

月

日題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六十一終



